

外国专家看河北

高桥秀树,日本人,1965年出生于住友建机(唐山)有限公司总经理,2020年获燕赵友谊奖。



【阅读提示】

“建厂之初,我们零部件的供应商基本是日本的企业。但是现在,我们的供应商不断从国外转向国内,从中国南方转向河北,转向唐山。”

9月6日,谈到唐山乃至河北的工业转型升级,住友建机(唐山)有限公司总经理高桥秀树赞誉有加。

2017年,高桥秀树作为管理人员,由日本住友集团派驻到住友建机(唐山)有限公司,第二年出任该公司总经理。

来河北四年多来,深耕于建筑机械行业的高桥秀树,亲身见证了河北的工业转型升级和营商环境的变化,而他也一直在各种场合积极推荐外商来河北投资。

我们零部件供应商中的河北企业越来越多

记者:住友集团是以先进装备制造销售为主的世界知名企业,我们了解到,2007年成立的住友建机(唐山)有限公司,是住友集团在本国工厂外设立的第一个液压挖掘机生产工厂。我们很好奇,住友集团海外建厂为什么首先选择了河北呢?

高桥秀树:我2017年作为管理人员来到住友建机(唐山)有限公司,先担任品质部长,第二年担任总经理职务。

虽然我并没有参与当初的选址,但是对于在中国建厂的过程,我也有所了解。

在2007年之前,住友建机只在日本建有工厂,在世界各地销售的液压挖掘机等产品都来自本国工厂。为了扩大产能,集团决定在海外设厂,首先的方向就是发展十分耀眼的中国。在中国,他们走访调研了很多城市,包括长三角等地区,但最终选定了河北唐山。

据我了解,他们看重的是这里雄厚的工业基础,而且当地有工业职业技术学院,工业专业技术人才丰富;各种配套零配件生产品类齐全,就地采购钢材、焊配件等方便;还有港口,出口产品的运输十分便利。

记者:来河北这几年里,您对河北乃至中国的工业转型发展有什么体会?

高桥秀树:对于我比较熟悉的建筑机械行业,中国产品的不断高端化还是比较明显的。以前在中国销售的建筑机械,由国外生产的产品占比50%左右,而现在大概80%都由中国本土生产。

这是为什么呢?我分析,其一是中国制造业企业对于设备舍得投资,生产技术大大提升,产品质量稳定;二是中国工厂不断进行自动化改造,比如以机器人代替工人,大大降低了人力资源成本,产品价格便宜。

我感受最直接的变化是,在建厂之初,我们零部件的供应商基本是日本的企业。但是现在,我们的供应商不断从国外转向国内,从中国南方转向河北、唐山,为我们大大节约了物流成本。

对今后的发展充满信心

记者:我们了解到,作为总经理,您在公司的发展中,十分注重企业在减少

污染、保护环境方面的投入。这是基于哪些方面的考虑呢?

高桥秀树:我们的产品主要是液压挖掘机和沥青摊铺机。在产品设计和生产中,节省能源和降低燃料消耗等一直是我们秉持的理念和不懈追求。

尤其是住友建机于2007年推出的住友20吨级LEGEST新型挖掘机,较以往产品节省燃油20%,该款产品在日本“节约能源大奖”评选中获奖。

只要在资金能力范围之内,对于当地政府要求的环保改造升级,我们都积极投入。比如工厂里涂装设备较多,而喷漆会产生挥发性有机废气VOC,为了减少VOC排放,公司投入2000万元上马了新设备。此外,因为在焊接过程中会产生烟尘,我们也新上了集尘设备。

在改善环境方面,我们切身感受到,当地政府不论是从制度制定上,还是产业布局、日常监管上,都做了很多工作。既然我们在此建厂,也理应一道为改善环境做出努力。而且从公司的角度考虑,我们也希望用优良的生态环境吸引更多海外人才落户企业,让他们在这里安心生活、长久扎根。

记者:关于身边的环境变化,您有什么切身的感受吗?

高桥秀树:对比很明显。2017年我刚来时,每年都会有一些雾霾天气,特别是在秋冬季节,但现在绝大多数日子都是蓝蓝的天,这得益于大力度的环境治理。大到产业布局调整,比如河钢唐钢的“退城搬迁”;小到散乱污治理、洒水净化街道等细节,每一个人都可以见证。

我现在每天上下班走外环路,都会经过花木繁盛的唐山花海。我听说那里曾经是采煤塌陷区,经过生态治理,现在变成了城市后花园,还带动了旅游业的发展。

作为住友人,唐山花海令我深有感触。住友集团最早从采矿开始,在采矿冶炼的发展过程中,也对环境造成破坏,为了改变这种情况,我们顺应社会潮流,在矿山植树造林,并且由此诞生了住友林业。所以,近年来发生在身边的这些变化,既让我感到亲切,也让我对河北乃至中国今后的生态环境充满信心。

记者:听说您一直在各种场合积极推荐外商来唐山投资。来唐山的这几年里,您怎么看待身边的营商环境变化?

高桥秀树:之前我觉得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是政府在上,有什么要求就下达指令。但是在唐山,政府领导告诉我,关于城市发展决策需要倾听企业的意见。他们经常与我们交流。

其实,据我了解,2007年,我们公司最终落户唐山,就与唐山良好的招商引资环境不无关系。当时我们现在的邻居——住友重机械(唐山)有限公司就跟总部推荐,说在和政府打交道过程中,感觉到当地与企业对接的诚意,这也让我们对企业在这里的发展充满信心。

不仅是最初吸引我们在这里建厂,十多年来,这种良好的营商环境一直伴随着我们公司的成长。

比如去年,我曾参与了政府召开的一个座谈会,大家畅所欲言,气氛很好。在会上,我代表日资企业提出了面临的一些困扰,政府领导听后进行了详细询问,并当场做出了部分解答,让我感受到政府重视我们的声音,也增进了相互的了解和信任。

近年来,我也被邀请参加过一些政府组织的推介会,我不仅能够有机会了解河北、唐山的未来发展方向,也使我更有强烈的意愿向更多国际友人推介唐山,推介河北。

菊地雄斗,日本人,1992年出生,假肢装具师,现居石家庄,任河北因帕特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主任。



【阅读提示】

“1200公里!我可是专门坐飞机从杭州过来的。”

9月21日,石家庄,河北因帕特医疗科技有限公司。一位来自杭州的女士轻拍自己的右小腿,向记者反复强调这段遥远的距离。

半年前,这位女士因车祸导致右小腿截肢。此次她不远千里来寻找在这里工作的日本假肢装具师——菊地雄斗。

在戴上正式假肢前,需要根据截肢恢复情况多次更换实验腔,这已是这位行动不便的女士第四次专程来到这里。她很庆幸遇到了菊地雄斗,“我的腿在截肢时做了植皮手术,皮很薄,很多人一开始戴假肢都会把皮磨破,但现在我一点儿皮都没有磨破过。”

日前,记者采访了菊地雄斗和他的中国同事丁宁宁。

我想来中国积累更多的工作经验

记者:听说你出生于日本假肢矫形世家?

菊地雄斗:我的爷爷和我父亲都是日本的注册义肢矫形器制作师,因为技术精湛,他们在日本的假肢行业享有一定的知名度。

我从小受他们影响,上大学时就就读于日本人类综合科学大学,主修保健医学部康复医学科义肢装具学。毕业后,就职于埼玉县浦和义肢装具制作所,这也是我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公司。

记者:你是科班出身,又有比较深厚的家族资源积累,在日本应该会有很好的发展,为什么会决定来中国呢?

菊地雄斗:我来到中国,来到石家庄,主要是因为我的好朋友丁宁宁——他是石家庄人。

记者:你们是大学同班同学?

丁宁宁:对。我是2009年高中毕业后出国留学。最初到日本时,我对大学选择什么专业还非常迷茫。当时我很偶然地认识了一位读康复医学博士的前辈,他建议我报考义肢装具学。虽然假肢矫形在日本发展很成熟,但对中国人来说,还比较冷门,此前到日本留学的中国人,还没人选择这个专业。

菊地雄斗:他很优秀,顺利取得了日本国家认证的专业资格,而且据说还是第一个取得这种资格的中国人。

丁宁宁:一开始,我并没想到这个“第一”真会碰到我这个无名小辈头上,更没想到会在异国他乡遇上菊地这么一个好朋友,一个可以跨国共同创业的伙伴。

菊地雄斗:在大学期间,我们俩关系很好。2015年大学毕业,我还跟着丁宁宁来中国毕业旅行。那是我第一次来中国,当时感觉中国经济发展得很不错,我去了北京、天津,还有石家庄,我特别爱吃北京烤鸭和赵县的驴肉。

记者:(笑)你们选择来石家庄创业,原来早有伏笔啊。

丁宁宁:大学毕业后,我回国工作,先在国内一家顶尖的假肢工作室担任技术主管。2018年,辞职回石家庄创立了“河北因帕特医疗科技有限公司”。

菊地雄斗:最初丁宁宁邀请我来石家庄和他一起创业,我还是犹豫的。毕竟我从没想过自己孤身一人到异国他乡工作。但后来我开始认真地考虑他的建议,中国人口多,残障人士也比较多。我想来这里工作肯定也能积累很多的经验,提高技术水平。就这样,2019年底,我来到了石家庄,担任公司的技术主管。

记者:对于大众来说,假肢矫形是个相对冷门的领域。听说这是个对专业技术要求非常高的专业?

菊地雄斗:“假肢穿对了是辅具,穿不对了就是刑具。”这是在假肢圈广为流传的一句话。

假肢矫形是个多学科融合的领域。在大学,我们的专业涉及解剖学、运动学、生物力学、材料力学等60多个学科。比如:制作假肢涉及切割、弯

菊地雄斗:

帮残障人士重塑美好人生

河北日报记者 周聪



菊地雄斗在假肢取型前用记号笔在顾客腿部骨髁凸起处做标记。 丁宁宁供图

高桥秀树:

向更多国际友人推介河北

河北日报记者 周聪 通讯员 张晓悦



高桥秀树(中)在住友建机(唐山)有限公司车间组装现场,查看性能检测场检测数据。 王辉供图

曲、打磨等方面的工作,需要掌握工学知识;做假肢前需要了解患者截肢后肌肉残存多少功能,再根据他的肢体状态制作假肢,这又涉及人体解剖学和生理学等医学知识。

一副真正好的假肢应该是私人订制,应完美契合患者的肢体,而不是谁都可以用的均码产品。

记者:听说有很多名人都来找你们做假肢?

菊地雄斗:在我加入公司前,丁宁宁曾为中国无腿登顶珠峰的第一人夏伯渝制作假肢,2018年夏伯渝正是穿着丁宁宁亲手制作的假肢登顶珠峰。他还曾为三届残奥会冠军茅经典、东京残奥会乒乓球团体冠军赵裔卿等人提供技术支持。

2021年,东京残奥会前,我们一起在在石家庄正定集训的国家残疾人乒乓球队提供技术服务,有的运动员还拿着金牌来感谢我们。

不过在我们眼中,没有名人不名人之分,我们只是希望能用我们的技术,为来到我们这里的患者,重塑完美人生。

记者:有没有让你印象很深的患者?

菊地雄斗:来到中国3年,我累计已经帮100多位顾客做过假肢。一位来自承德的大哥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。他的一条腿大腿截肢,但戴着我为他制作的假肢,他每天走三万多步,甚至还能小跑着和孩子一起玩,孩子说自己有一个钢铁侠爸爸。他的精神状态深深感染了我,也激励我要用更好的技术来回馈患者。

中国的假肢装配工作越来越受重视

记者:来中国从事假肢矫形,感觉哪些方面还有待提高?

菊地雄斗:我感觉在中国,人们对矫形的认知度有待提高。其实在日本,相比假肢,我做的矫形器更多。在中国,很多人肢体出现一些问题后,没有充分意识到需要用矫形器改善肢体状态。

另外,中国的康复治疗体系还需要更加完善。康复治疗是一个完整的体系,需要医生、物理治疗师、假肢矫形师等通力合作。在日本的话,我们能够比较深入地参与到患者前期的治疗中,医生在做截肢手术前,就会咨询我们的意见,看肢体保留到哪个位置最好,最有利于后期的生活。但目前在中国,各方面的从业者还缺乏沟通,很容易陷入单打独斗的局面。

记者:来中国这几年,中国的假肢矫形领域有没有出现一些积极的变化?

菊地雄斗:确实出现了很多积极的变化。现在,有些合作医院在给患者截肢前会专门打来电话,和我们商量怎样做手术更有利于患者后期复健。我们也感到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,来到我们这里的残疾人开始用得价格较高的高端假肢了。

而且,中国对生产和装配伤残人员专门用品的企业免征企业所得税,这不仅减轻了我们公司负担,也能让患者得到更多的实惠。

丁宁宁:这个积极的变化,我的感触更深。目前,中国拥有相关假肢矫形从业资格的大约有2000人,虽然相比中国肢体残疾人数来说,这些人远远不能满足需求,无论从从业人数和从业人员技术水平都有待进一步提高,但和十多年前相比,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。我觉得这样的变化是与中国经济和残疾人事业的发展密不可分的。

更让我感到高兴的是,假肢装配人才培养工作,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。我就亲自参与编写了专用于民政职业技能等级认证的《假肢装配工国家职业技能培训评价教材》。相信随着这个领域越来越得到重视,中国的假肢矫形人才也会越来越多。

记者:菊地先生的中文说得很好,想必你对石家庄的生活很适应了吧?

菊地雄斗:我基本适应了这里的生活,不过偶尔还是不太理解中文的意思(笑)。我喜欢踢足球,在绿茵场上认识了不少中国朋友。在公司,我还能经常和订制假肢的患者一起吃饭聊天,这在日本是很难想象的。

河北对外国专家很重视。今年5月份我还受邀参加了石家庄高新区外国专家联谊会,到石家庄市高新区的一些企业参观,更深入地了解了石家庄的发展。

更让我感到高兴的是,河北健康码不久前开通了入境来冀人员服务功能,我们外国人也可以很方便地使用扫码、核酸检测、大数据行程卡查询等服务。我感到,外国人在河北的生活越来越方便了。

(感谢河北省外国专家局对本报道的支持)